

反讽是存在之思：

评《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

**Irony as Reflections on Being: A Review of *Study on Irony Narrative in French Contemporary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riticism***

许 钧 (Xu Jun)

**内容摘要：**当代法国小说创作中，反讽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一书聚焦这一问题，从存在的角度，对法国当代小说中反讽和社会性存在、反讽和本真的存在、反讽和文字的存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该研究首先考察了当代法国反讽文学作品如何呈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反讽作家如何对当代社会种种弊端加以批判，个体又是如何通过反讽的行为与现行的标准抗衡。同时，该书介入反讽的哲学维度，探讨个人如何经由反讽导向一种本真的存在，探寻存在的真相和意义，从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等方面考察了西方思想史对反讽的论述及其在当代文学中的传承和变化。最后，以反讽在文字层面上的存在为思考对象，探讨了反讽在叙事中的作用及何为反讽的语言。

**关键词：**《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反讽；存在；叙事

**作者简介：**许钧，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文学与翻译学。

**Title:** Irony as Reflections on Being: A Review of *Study on Irony Narrative in French Contemporary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riticism*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French novel creation, irony deserves special attention. The book *Study on the Irony Narrative in French Contemporary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riticism* focuses on this issue. It pon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irony and social existence, irony and authenticity, irony and writing in French contemporary novels. The study firstly examines how contemporary French irony literature pres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how irony writers criticize the various disadvantage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how individuals counteract the current

standards through irony. At the same time, the book intervenes in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of irony, explores how individuals lead to an authentic existence through irony, explores the truth and meaning of existence, and examines, from perspectives of metaphysics, ethics, and aesthetics, the exposition of irony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and its inheritance and chang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inally, taking the existence of irony on the text level as the object of reflection, the role of irony in narrative and what is the language of irony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Study on Irony Narrative in French Contemporary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riticism*; irony; existence; narrative

**Author:** **Xu Jun** is Professor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nd his main research area is French literatur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zdxujun@zju.edu.cn).

在文学批评中，论及反讽，我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反讽在叙事中的作用，尤其是其如何作为修辞手段，用暗示、影射等间接手法对人或事进行评价，起到针砭时弊的讽刺功能。赵佳教授新出版的《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聚焦反讽这一问题，更多地从存在的角度对当代文学中的反讽进行思考与探讨，拓展了我们对反讽的认识，正如她在前言中所言：“（……）反讽既是修辞、文体、叙事的方式，也是看待世界的视角，生存方式乃至策略”（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9）。

弗·施莱格尔曾说：“哲学是反讽的真正家园”（转引自 恩斯特·贝勒 135）。反讽，在其根本上，关注人的存在。而在我看来，人的存在有多个维度，首先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和他人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人存在于世最基本、最直接的境况。赵佳在其专著中对当代法国反讽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她认为反讽体现的是人的个人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讽体现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提出了‘如何在一个与自己的期待不符的世界中存在？’的问题”（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8-9）。该书从反讽所针对的人物和反讽者形象两个角度做出了解答。其次是哲学维度上的存在，即本体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我们如何借由反讽，达到一种本真的存在，探寻存在的真相和意义？该书对当代文学中的虚无主义、语言游戏、文本的断裂和自反等特性都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存在的第三个维度是文字的维度，即文学作品如何组织构架人物的存在？反讽如何重塑当代法国文学的叙事方式和语言质地？该书试图对此做出回答，但正如作者所言：“对这些‘技术’的思考仍然围绕着‘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展开”（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0）。研究文本的肌理，仍然要回归到人的存在这个本质的问

题上来,因为“这些看似无来由的形式实则以社会现实为动机,小说家用极端的文学形式再现了社会生活中的伤痛”(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72)。《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全书共六章,正是从以上三个关涉存在的层面,对反讽叙事进行了独到的思考与探究。

《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对法国当代小说美学的研究,它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法国子夜出版社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子夜出版社是“新小说”的发源地,其推出的作家素以先锋文学的姿态出现。赵佳所选取的作家,有些已经在国内有较为广泛的译介,有些则还未被翻译。这些作家代表了法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一支,他们继承了“新小说”派的文学试验的热情,又重新引入被“新小说”派所摈弃的具象的人物和情节等小说元素,他们有游戏的冲动,又不缺乏对现实的关怀。从存在的角度来看,他们继承了同为子夜出版社前辈的贝克特对存在的荒诞性的展现,又具有贝克特这样的现代主义者所不具有的“存在之轻”。他们的反讽既有罗伯·格里耶和贝克特的影子,又凝聚了消费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特有的文化特征。

### 一、反讽与社会性的存在

个体和社会的紧张关系是反讽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法国当代社会的状况来理解反讽产生的原因,也可以通过研究反讽来关照西方当代社会中个体的存在状况。“反讽从特定的土壤中生成之后将反作用于社会”(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0)。赵佳一方面研究了文学作品如何运用反讽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揭示了小说如何通过塑造反讽者的形象来应对个体面临的危机。

反讽作家们在作品中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呈现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以及给个体带来的影响,他们的笔调或尖锐戏谑,或轻盈幽默,直指现代人的生存之痛。赵佳在开篇借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和著名哲学家尼采的预见,指出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如何以温和的面目,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潜移默化中规范个体,使个体呈现出相同的面貌,他们既互相相像,又互相隔绝,既具有单一的面貌,又如孤岛一般不能真正进入他人的内心。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马尔库塞也同样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运行建立在高度严密的体系之上,任何对规范的偏离都有可能威胁到整体的有效运行,因此要有效规避任何偏离的行为。赵佳在介绍艾什诺兹小说中的命运反讽时提到,在现代社会中命运的观念如何被一种庞大的行政机器所替代,“行政化了的社会像一股隐秘的力量,带着命运的面具出场,它不易被识破,但它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这是现代人隐晦的命运感的来源”(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61)。小说家通过描写一个发明公司的

组织构架影射了现代行政体系的特征，它散落在社会的各处，与日常生活混合在一起，既凌驾于个人之上，又在其生活内部，将个体丰富的存在缩减为纯粹社会性的、制度性的单向存在。小说家以反讽的语调描写了被镶嵌在体系中的个体如何疲于周旋，却终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甚至无法识别体系的真正面目，“他陷入一个他并不懂，也不想懂的世界中。他深陷于权力所产生的非理性的害怕情绪以及被动的懒散倦意中。在面对强大而隐晦的权力时，个体显得弱小而张皇”（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66-67）。

反讽作家所批判的第二个方面是当代社会的“工具理性”。马尔库塞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包裹在理性的外衣下的非理性”（转引自 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63）。所谓理性，是指它对效能产出的精密计算，而非理性指的是对效能的追求超越了对人性的维护，成为一种失去控制、丧失了终极目标的指令。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的境况》一书中也尖锐地指出了体系如何精密地设置投入和产出的最优化关系。工具理性被强加于个体之上，个体的唯一价值是工作和产出，劳动甚至被内化为一种道德律令。个体因为无法达到社会的生产标准，认为自己无用，而深陷焦虑中。广泛的自由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解放，无形的标准束缚着个体，“这个病态的社会的规则不再建立在负罪感和遵守纪律上，而是建立在责任和能动性上”（Ehrenberg 22）。反讽作家们呈现了一群在不断移动奔跑中的人，内心却是空虚的，他们试图通过行动制造拥有能力的幻觉，却并不总是知道行动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行动的结果与目标不相符，造成“虎头蛇尾”的典型的反讽情境，呈现出一种滑稽的喜剧效果。机器频繁出现故障，人物也一直处于失败中，两者共同构造了一个失调的世界，“个体无法确立自我，物也变得不可控制。一切都在瓦解、流散、丧失。（……）万事万物不在其位，身份的界限变得模糊，有秩序的理想社会和一个失调的现实社会之间形成反差”（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37）。

反讽作家所揭示的第三个社会化生存的问题是公共领域的萎缩和当代人自我封闭的现象。赵佳援引哲学家阿伦特在《现代人的处境》中的论断，指出现代社会中社会生产领域全面扩展，使得生产成为人的主要活动，以政治介入为代表的公共领域逐渐萎缩，个体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转而沉浸在内在世界中寻求庇护。法国社会学家利波维茨基则借用了纳喀琉斯的神话形象，指出当代人虽然以自我为中心，然而他们的自我又是脆弱的，因为“自我失去了坐标和统一性（……）；自我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整体”（Lipovestsky 20）。以图森为代表的反讽作家们用幽默的方式呈现了执着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愿走向他人、走向外界的个体形象。他们封闭在室内空间中，做着无意义的举动，碎片般的日常生活呈现了“一个分崩离析、不可弥合的社会”（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69）。反讽像

一把匕首，揭开了现代社会的伤口，以近乎荒诞的方式将社会性存在中背离人性之处一一拨开，呈现在读者眼前。反讽是“投向世界的利器”（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6），它的“暴力”体现在批判社会、颠覆常规的力度上。

当代个体并非只是无意识的承受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外部规则和个体理想之间的差距，并与外界保持距离，作者认为“这种和境遇对立的意识”是反讽的意识，“但这种反讽的意识又必须通过反讽的行为得以体现，这时反讽成为自由选择后的行为方式和生存策略，用以对抗不合理的现实和在现实中沉沦的无意识的个体”（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52）。作者在探讨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者形象时，紧扣社会和个体的紧张关系这一核心观点，分析了反讽者是如何通过反社会、破坏行为和践行享乐主义来表达对现行社会规则的质疑，用具有荒唐意味和挑衅性质的行为来面对“世界、社会、个体的谎言和矛盾”（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53）。作为对一个行政化的社会的应对，反讽者深知无法从正面攻击官僚行政制度，他们选择暗中改变细节来使严密的制度松动。“破坏型反讽者在有限的自由内以否定性的举动获得了一丝个体的自由”（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69）。当代反讽者不尽然只是质疑环境，他们也质疑自身，他们“肯定了自己作为创作者的自由。同时，在毁灭自身的过程中（……）否定了至高无上的创造者”（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69）。反讽者的自我毁灭也证明了个体的抗争在现代行政体系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赵佳引用加拿大文论家弗莱的话，指出在现代文学中“第六相位的反讽将社会产生的群体性中可能产生的罪恶放到最大，剔除人和环境的矛盾中人性的部分，只保留恐怖的社会机制带来的荒诞感”（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79）。作为对工具理性和效能产出的应对，反讽者们以有为之的无所事事，挑战以工作为主导的社会价值。他们从最初的消极处世到最终将闲适当做获得心灵宁静的方式，“（……）反讽者已经超越了反讽的框架，他们不再单纯以消极的抵抗为目的，而是积极地寻找实践理想的存在方式”（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77）。

## 二、反讽与本真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反讽的词源意义是“问话”，反讽者是“问话的人”，这个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反讽在古典修辞学中的意义也是以苏格拉底的行为为模型。可见，反讽在最初和其哲学意义密切相连。反讽在成为文学手法之前是一种认识世界、叩问真理的方式。赵佳在其专著中阐释了反讽的哲学意义，从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等方面考

察了西方思想史对反讽的论述及其在当代文学中的传承和变化。

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假装无知，向对话者层层发问，让对话者最终认识到自己错误的观点，这一对话法被称为“辩证对话法”，而他假装无知的行为被称为反讽。“这种外在和内里之间强烈的反差所产生的惊愕和反省的效果使得反讽摆脱了肤浅的喜剧效果，成为具备深意的话语工具和行为方式”（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1）。苏格拉底通过表象和内里之间的反差隐喻了人类本质性的矛盾的存在，即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对立。正如乔治·巴朗特所说的那样：“反讽的形而上原则是矛盾。它存在于我们矛盾的天性中，也存在于宇宙和上帝的矛盾中”（Palante 153）。苏格拉底主义指向一种二元的存在，灵魂是第一位的，真理只存在于理念的世界中，肉身会迷惑人们对真理的探知。苏格拉底自称是助产士，他并不旨在提供现成的真理，而是通过理性扫除错误，拂去真理之上的灰尘，让其自己显现。“辩证对话法禀承了灵魂第一性，肉体第二性的原则，它旨在用完全理性的方式，摈弃一切感观判断，通达真理。在这个过程中，灵魂摆脱肉体，寻找和自身具有相同性质的绝对的存在”（赵佳，“反讽的哲学含义的流变”184）。二十世纪的理论家们则对苏格拉底主义中的反讽观提出了异议。C.D. 朗将苏格拉底反讽分为辩证的反讽和非辩证的反讽，前者指预设了一个真理，后者指真理的缺席。<sup>1</sup> 我们看到了后现代者的转向，他们讨檄了苏格拉底反讽的二元基础，认为在现世之外并无彼世，肉身之外并无真理。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一书中对柏拉图主义提出质疑。他问：什么是推翻柏拉图主义？回答：消除本质的和现象的世界。<sup>2</sup> 文学应当把被压抑的幻相当做唯一实有的存在，恢复其本体上的价值。罗蒂在《偶然，反讽，团结》一书中也认为，旧有的哲学语言是一套形而上学的语言，一种可以评判其他语言的“元语言”；反讽主义者认为万事万物背后并无一个永恒的实有，所以应该重新建立起一种描述的语言。

赵佳指出，当代反讽的虚无主义倾向建立在西方当代社会的历史现实之上。反讽折射出“一个失去中心的社会，没有哪种主导价值观还能起到凝聚思想的作用”（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69）。但是和现代主义者的撕裂和幻灭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者没有经历过轻与重的矛盾，他们“继承了前辈贝克特的笑的遗产，但抽绎了焦虑和痛苦的基调”（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69）。通过对反讽小说的研究，她发现，反讽作家们并非在回避意义问题，他们建立起“局部的、地方的、小团体的或个人的意义”（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69）。意义并没有消失，但以一种“不确定的、浮于表面的、稍纵即逝，甚至可供消费的面目出现”（赵佳，《文

1 See C.D. Lang, *Irony/Humor: Critical paradigms* (Baltimore-Londres: Johns Hopkins UP, 1988).

2 See Gilles Deleuze, eds, *Logique du sens*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9).

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70)：“一方面他们的人物在寻求意义，另一方面意义又被呈现为消费品、观赏品，丧失了厚重感和深度”（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70）。反讽者们回避宏大的历史意义，也对超越现实之上的形而上理想表示怀疑，对文明、理性和语言抱持不信任的态度。他们仍然在寻求某种超越，但又和自己提出的理想保持距离。

该书从伦理的角度追溯了反讽和犬儒主义之间的渊源。古希腊时期早期的犬儒主义深受苏格拉底主义的影响，作者指出“犬儒主义者必然是反讽者，因为反讽是愤世嫉俗的犬儒主义者投向世俗规则的利器（……）和苏格拉底的反讽相比，犬儒主义的反讽少了表面和内在的对立，多了咄咄逼人的讥讽”（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70）。诚然，反讽和犬儒主义有不同之处，比如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反讽者多以思辨见长，而犬儒主义是激进的行动派；反讽者在表里不一的前提下保持了一定的社交，而犬儒主义则离群索居、远离文明；反讽者希冀摆脱谬见、追求真理，而犬儒主义者希望在此世中获得幸福和德性。但在以什维亚为代表的当代作家笔下，反讽和犬儒主义的界限并不明晰，反讽者披上了犬儒主义的外衣，以犀利、挑衅、惊世骇俗的方式挑战伦理常规。“什维亚的人物具有极端的破坏冲动，藐视世俗的精神气质，追求荒诞和离奇的游戏品性，这一切都使得他的反讽者更接近于犬儒主义者的张扬和锐利”（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80）。犬儒主义者对既有文明提出质疑，认为文明使人背离自然，产生幻觉，反讽者同样对社会和群居原则保持警惕之心，反讽体现了个人和群体的张力。对个人自由的张扬使两者均成为“社会意义上的虚无论者”（Onfray 58）。当代文学中的反讽者抨击了现代文明中不符合人性之处。犬儒主义者在行动中追求美德，他们认为单靠理性并不能引领人们过上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生活，唯有行动才能改变现实。犬儒主义者的行动并非惯常意义上的变革，他们并不旨在建立新的社会机器，而是以反对的姿态和极端的方式指出现行道德的僵化。他们通过极端的行为表达对现行道德的不满，在他们的愤世嫉俗背后是理想失落的愤懑，“犬儒主义者常常是失望的道德主义，一种极端的反讽”（Jankélévitch 15）。当代反讽者们同样远离人群，质疑文明，以荒唐不经的行为高举反理性的大旗，他们拒绝对自己的行为提供解释，“通过打乱词与物，表征与内涵的秩序，用理性的反面消解理性”（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92）。在作者看来，这是当代反讽者超越古代犬儒主义者的地方：“信任表象、放弃意义，建立起一个纯粹的符号的王国，人们进入游戏、渎神的疆域，这就是反讽的世界”（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92）。

将反讽美学化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反讽，其代表人物是哲学家弗·施莱格尔，他提出反讽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混乱，即反讽是对宇宙混沌状

态的清醒意识。宇宙的完满并非是一个需要达成的终极目标，完满在生成的过程中，完满就蕴藏在混乱里。弗·施莱格尔并不预设一个外在的需要达成的总体，相反，总体是所有断片的总和，每一个断片既是它自己，又包含了总体。文学作品与人的存在同构，一个作品如同一个微小的宇宙，弗·施莱格尔所提倡的浪漫主义美学以异质性、断片、悖论为主要特点。正如宇宙是诸多具像的存在不断生成、变化、勾通的过程，作品也总是在流动和变化中吸纳所有的物象，构筑成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总体。“所有具有灵性，甚至具备神性的作品无一不是矛盾的综合体”（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2）；“在这样的反讽中，两元对立没有被清晰地划分界限，更没有被有意消除，他们被作为同样合理的存在被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以至于产生了强烈的概念上的冲突”（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87）。浪漫主义反讽美学观体现了和苏格拉底反讽不同的认识论基础，苏格拉底反讽预设了一个需要达到的绝对真理，而浪漫主义反讽认为真理蕴藏在生成的过程中，因而一切看似矛盾的均是合理的。英美新批评派继承了反讽对悖论的热爱，“悖论和反讽具有相同的功能，它们都旨在使语言内部的元素互相对立，又互相联通，彼此破坏，又彼此从对方身上获得新的意义”（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6）。当代作家在叙事手段和语言风格上强烈体现了浪漫主义反讽所传承下来的断片、异质和悖论的特征。图森的断片诗学，艾什诺兹的拼图手法，加宜的复调，什维娅的断裂、悖反的语言，无一不在体现一种断裂的、生成中的美学。但后现代反讽观与浪漫主义反讽观又有差异：

浪漫主义反讽仍然希求在混乱中追求秩序，在分裂中追求统一，这个理想生发的土壤是形而上学和宗教情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浪漫主义反讽在精神和苏格拉底反讽一脉相承。一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磅礴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浪潮仍然乐此不疲地寻找救赎。后现代反讽对浪漫主义以降的现代主义反讽的背叛在于否定了形而上学所预设的超验存在。一旦这个前提被否定，那么总体性、秩序、光明、本质等概念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既然总体性是缺位的，就无所谓混乱，后现代者主张在混乱的世界中把混乱的逻辑进行到底。（赵佳，“反讽的哲学含义的流变”194）

赵佳不乏洞见，将当代反讽美学放在西方哲学这条主线上加以考量，既指出它对现代性的传承，又揭示了它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新义。

### 三、反讽和叙事

赵佳在专著伊始指出了法国当代文学的两个走向：一是回归叙事，二是



回归主体。在经历了新小说派的叙事实验后，文学走向了一个极端。八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们试图重新找回讲故事的乐趣，他们把目光重新投向历史和主体，一方面出现了大量自我书写的作品，另一方面作家们仍然在执着追寻新的叙事手段，用新的方式重新引入人物、情节这些经典小说的元素。反讽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使文学避免退回到传统的壁垒中，它保持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革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又使文学在走向穷尽的过程中保持灵活的姿态”（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3）；“当代文学中的反讽不尽然是嘲讽的语调或是简单的批判意识，它成为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创作原则，是作家调整自己和文学遗产的关系，设置差别，在差别中自我定位的方式”（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4）。

在人物描写中，反讽作家们似乎又重新开始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与其说他们是在刻画，毋宁说是在速写。艾什诺兹取消一切深度心理，描写人物的外部行为，用漫画的笔调，描绘了扭曲、机械、夸张的行为。他的人物受本能驱遣，在广阔的空间内做快速连续的运动，“用扭曲的线条，夸张的色彩勾勒出一个个形态怪异的图谱式人物形象，他的小说世界如同哈哈镜一样照出一个失真的世界”（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32-33）。什维亚的人物介于人和动物之间，他们不具备具体的形貌，形态不定，是梦幻和想象的产物，是各种形象拼贴的结果，“这使得什维亚的人物因为形式本身就具备了反讽的意味，它们像是对现实世界，甚至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虚构世界的挑衅，在这些奇特而模糊的存在物面前，这个世界惯常的判断标准失去了效力”（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77）。加宜的人物既是受激情支配的傀儡，又是举着反理性旗帜的背德者，这使得他的人物具有主动和被动的双面性，既是反讽者又是反讽的靶子。图森的人物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一样，呈现出“轻盈、断裂、琐碎、好笑的面目”（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11）。在当代“自我书写”的潮流中，反讽充当了自我形象塑造过程中的滤网的作用，它筛掉了经典自传体中的真实原则，在对现实的表现中加入了虚构和变形；它打破了单一稳定的主体形象，不再呈现一个具有历史和深度的连贯的主体，表现了碎片化、平面化的自我；它放弃了抒情的情感表达，制造了不动声色或插科打诨的话语效果。总之，自我书写“不再是倾诉自我情感的属地，而是呈现自我异象的角逐场”（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50）。

从情节构造的角度来讲，作家们重拾讲故事的乐趣，反讽免使小说掉入经典小说的窠臼。艾什诺兹的小说中充满了奇遇和历险，但他并无意于制造一个情节丰满的故事，相反，他故意打乱叙事节奏，在需要详细描写的地方草率结束，在需要一笔带过的地方大费笔墨，那些故意制造的情节漏洞对应

了一个心不在焉的叙事者形象。图森和什维亚的小说则取消了情节，图森展现了琐碎的生活细节，什维亚的小说像粘合剂般粘合了万般物象。在当代作品中，反讽和戏仿往往不可分。比如艾什诺兹的小说中充满了对侦探小说、历险小说、黑色小说等的戏仿，他善于套用一些格式化的情节，以游戏的笔调对此进行模仿和拆解。“叙事者充分糅杂了爱情、历险、黑色、悬疑、侦破等‘类文学’元素，既打破了文学类型的界限，又强化了各种文学类型的特征”（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40）。加宜也喜欢借用西方经典爱情故事的模式展现迷失于激情中的现代男女。反讽是戏仿的基调，它并不旨在评判被戏仿的文本或类型，它通过游戏来展现和文学遗产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对文学遗产小心翼翼的带有试探性的触碰，以及通过‘回归’来观照当下问题的意识”（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3）被赵佳视为法国当代文学中反讽精神的体现。

探讨反讽叙事不能离开对反讽叙事者的研究，因为反讽是一种话语效果，体现了发话者的价值观。该专著运用现代语言学中复调和回声等理论，并结合其他修辞学和文体学的理论，分析了叙事者借用何种手段来凸显自己的反讽。除了形式技巧层面，该专著还探讨了叙事者形象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反讽美学中重要的一环：反讽和文本自反性的关系。文本在呈现内容的同时又指向文本自身，既可以呈现文本的运行和创作过程，也可以将本文创作者的形象推到文本前台。在当代反讽作品中，这两种形式兼而有之，叙事者和作者频频现身在文本中，对作品进行评论，造成叙事的暂时中断，打破了模仿的幻觉，质疑了文学作品的再现功能。赵佳指出，当代反讽小说总体上呈现了“一个只能依靠语言自我建构，但又总是和语言处于矛盾的关系中的作者”（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87），他们在寻找自我的声音，并通过对文本创作过程的呈现来表现一个正在建构中的自我，这个过程充满了犹疑、曲折、失败，因为作者对自己把握作品的能力并不信任，进一步说，他们对自身主体性的建立充满怀疑。“处于永恒躁动中不断追求意识统一的主体形象是浪漫主义反讽带给现代文学的遗产，‘彻底和笛卡尔式的主体决裂’，也就是说主体‘无法自我构成’，‘无法对自我进行绝对化或永恒化’”（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186）。反讽主体是一个分裂的主体，体现在创作上是自我创造和自我限制的双重过程，作家通过作品自我创造，同时又不断摧毁业以形成的痕迹，他处于上升的过程中，又总是无法接近完满的终点。当代反讽小说用夸张的方式将这一过程推向极致。

反讽的叙事无法脱离反讽的语言。什么是反讽的语言？赵佳在专著最后从“不动声色”和“巴洛克反讽”两个角度做出解答。不动声色指不流露情感，以一种有距离感的方式叙事。在语言上体现为“极简主义”和过度精确，

因为过少和过多打破了描写的尺度，或者制造了一种中性的、客观的、行为主义的叙述，或者以过度真实制造了失真的效果，以此达到反讽的目的。巴洛克反讽将注意力引向语言的物质性层面，即语言如何展现自身。这一说法出自罗兰·巴特，他认为反讽是语言对语言的质问，是形式之间的游戏。如果说不动声色的叙事体现了距离感，巴洛克反讽则引入了情绪，因为“语言的自我游戏，词语和词语的碰撞所制造的惊愕的效果是反讽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情绪性力量”（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45）；“反讽的情绪是语言在达到极限时的自我毁灭，这种情绪的张力超越了意义的范畴”（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46）。专著从列举、无意义、悖论、矛盾、比喻、句法和构词等方面分析了当代小说中的巴洛克反讽。作者最后指出，法国当代小说中体现的反讽语言是反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不再关心语言是否能够传达稳定的意义，甚至以消解任何意义为乐趣”（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67）。它不再试图再现外部世界，也很少表达主体的情感，“它只关注自身，将语言的物质性作为此在唯一的实在”（赵佳，《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268）。同时，它又是自我反思的语言，在不断质疑和拆解自身的过程中检验自身的有效性。

### 结语

《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一书紧扣生存这一角度，深入研究了法国当代小说中反讽和社会性存在、反讽和本真的存在、反讽和文字的存在的关系。我们看到，反讽表达了一种自我追寻，一种对于完满的存在的探求。在社会性存在中，个体希冀获得和外部环境的和谐关系；在意义问题上，反讽者不断叩问真理，自我超越，试图达到一种本真的、契合人性的存在；在语言文字上，反讽追求词与物的高度贴合，通过词进入存在的内部。然而，反讽是求而未得的失落，是理想和现实间永恒的距离，是无限接近终点又始终在行进中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讽体现了现代意识，是人类丧失了和谐美好的生存状态后不断探寻出路的体现，赵佳通过一个当代文学的问题把我们带入对古老的生存命题的思考中。

### Works Cited

- 恩斯特·贝勒尔：《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李棠佳 穆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Behler, Ernst. *German Romantic Literary Theory*. Trans. Li Tangjia and Mu Lei. Nanjing: Nanjing UP, 2017.]
- Deleuze, Gilles. "Platon et le simulacre." *Logique du sens*, Gilles Deleuz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9. 292-306.

Ehrenberg, Alain. *La fatigue d'être soi, dépression et société*. Paris: Odile Jacob, 1998.

Jankélévitch Vladimir. *L'ironie*. Paris: Flammarion, 1964.

Lang, C.D. *Irony/Humor: Critical paradigms*. Baltimore-Londres: Johns Hopkins UP, 1988.

Lipovetsky, Gilles. *L'ère du vide, essai sur l'individualisme contemporain*. Paris: Gallimard, 1983.

Onfray, Michel. *Cynismes*. Paris: Editions Grasset et Fasquelle, 1990.

Palante, Georges. "L'ironie, étude psychologique."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61(1906).147-163.

赵佳: "反讽的哲学含义的流变", 《哲学与文化》5 (2015): 179-195。

[Zhao Jia. "On Irony 's Changing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Philosophy and Culture* 5(2015): 179-195.]

——: 《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叙事研究》。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 *Study on Irony Narrative in French Contemporary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riticism*.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9.]